

唯美

席慕容

我不太喜歡別人說我是一個「唯美主義者」。

因為，在一般人對「唯美」的解釋裡，通常會帶有一種逃避的意味。好像如果是如果有一個人常常只憑幻想來創作，或者他創作的東西與現實太不相合，我們正要原諒他的時候，就會替他找一些藉口，譬如說他是個「唯美主義者」等等。

而我一直覺得，真正的唯美應該是從自然與真實出發，從生活裏去尋找和發現一切美的經驗，這樣的唯美才是比較健康的，因為，這樣的努力是一種自助，而不是一種自欺。

就是說，我們面對現實，並不逃避。我們知道一切的事相都是流變而且無法持久的，可是，我們要在這些零亂與流變的事相之下，找出那最純真的一點東西，並且努力地把它們挑出來，留下來，記起來。

這樣，就算世間所有的事物都逐漸地改變或者消失了，不管是我自己本身，或者是那些與我相對的物象，就算我們都在往逐漸改變與逐漸消失的路上走去了；但是，在這世間，畢竟有一些東西是不會改變、不會消失的。那些東西，那些無法很精確地描繪出來，無法給它一個很確切的名字的東西，就是一種永遠的美、永遠的希望、永遠的信心，也就是我們生命存在與延續唯一的意義。

這也就是為什麼，在九百年後，我們重讀蘇軾月夜泛舟的那一篇文章時，會有一種悵然而又美麗的心情的原因了。

我們明明知道那已是九百年前的事了，明明知道這中間有多少事物都永不重會同的了，可是卻又感覺到那夜月色與今夜的並沒有絲毫差別，那夜的讚嘆與我們今夜的讚嘆也沒有絲毫差別；時光是飛馳而過了，然而，美的經驗卻從蘇軾的心裏，重新再完完整整地進入了我們的心中，並且久久不肯消逝。

這樣的唯美，才是真正的唯美，也是我心中嚮往之的境界。

這就是風格

朱銘

「個人風格」、「時代性」、「民族性」等問題，經常困擾著從事藝術創作的人。我很高興現在我可以說一句，我已經擺脫了這些困擾。

很多人都存心要求做出跟他人不同的面貌，拚命思索民族性跟時代性的意義。他們可能用學習的方法，把知識、技術累積在腦中作為資料，他們也可能坐在那裏苦苦的思考；我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。

我是這樣性格的人，生在這個地方、這個時代，成長在這種生活環境，有自己的生活經歷，這就是我的獨特性（時代性和民族性也包含在這個獨一無二的「我」裏面），我就是想不要這樣也由不得我。你也有你不同的背景，同樣也是非那樣不行。反正你不是我，我也不是你，我們用不著苦心製造我跟他人的分別，或這個民族跟那個民族的不同，或這個時代跟那個時代的不同，因為本來就存在著不同，只要把這些不同的本質真實的顯露、發揮出來，就成了。

這裏包含兩個問題：一是真，一是發揮。

一個藝術家，要在作品上顯出真，他的生活、他的為人當然也不能假。在家也好，在外也好，都不要有假的「我」在做作。無論吃飯、睡覺、見客、喝茶什麼的，都要抱著平常心，放鬆、不拘束，讓真的我自由活動。這種生活態度養成了，在生活中自然能悟出真我的本質，創作時，真我就自然的跑出來，要趕也趕不掉。

我們的腦海中收存了很多的資料，其中很多都不是自己的經驗，只是知識上的「知」，是別人的東西。我們越是思考，越是動用了更多別人的東西，反而把真我掩蓋了。我倒有一個把「真我」迫出來的笨方法，就是要「快」！我一動手雕刻，就一口氣的刻下去，讓自己根本來不及思考，讓知識來不及打擾，好讓真的本質自己跑出來，也可以說，我在求一種忘我與無意的境界。

這就是風格。

強求的不一定想得到、找得到。不強求的反而是悟著了、無意間得著了。

瑞穗的靜夜

李潼

那年，經過一場激烈的競爭，我們總算考上這鄉間最好的一所學校。少年單純，還不懂得掩飾喜悅，甚至連驕傲也壓不住。放榜之後，像一隻隻新添華美羽毛的小公雞，四處咯咯叫，四處去招搖。為了慶祝這場勝利，我們四個好友，結伴到瑞穗溫泉露營。

那天晚上，真不巧，山腰竟然下起大雨。

剛剛燃起的營火被打熄了，營地泥濘，連帳棚也滲水，只好草草收拾，退到松林深處的日式小旅館投宿。

情景是有點狼狽，但興致未減。洗過溫泉，換上乾爽衣服，我們依然說笑打鬧，在木板迴廊上追逐嬉戲，整座小木屋被我們踩得碰碰響。

不知何時，旅館的老闆出現在門口，制止我們再玩下去。他面容和善，但我們明白，他是當真的。大夥只好很不是滋味的噤聲躡足，各自回房。但是我沒走，猶自留在迴廊發呆，好讓老闆知道我不甘心！

松林裡的雨夜，格外沉靜，溫泉水煙貼伏著坡地，如湖波緩緩湧去，五里外的小鎮燈火，在松針稀疏處閃爍；我不曾見過這般靜美的景象，凝視中，彷彿信守新開落地帷幕，原以為舞台上空無一物，誰知布景早已妥當，一時仍不相信，只有失措張望。我想離開，卻又被窸窣窸窣的一些聲音喚住。那些輕細的聲響來自松林的深處與近處，來自溫泉的水煙裡，來自懸空的地板下和垂掛雨珠的屋簷。於是，我坐下來，靜靜聽、靜靜看。

在這之前，我從來不知，我是可以不喧嘩的，可以將耳目精敏到這個程度，讓心思澄明得像一面鏡子，清晰映照童年種種，並隱隱顯現未來的路。

我第一次嚐到沉靜的美味，在這個身心不安的少年時代；此後，我時時品嚐，從中成全了許多事。

傾聽是一種成熟

邵儼

一個人能傾聽；不但能保持寧靜、寬容的心境，也能發現我們所生活的環境中，那許許多多不同的聲音，竟是如此的奇妙！

我們可以如同面前有一杯熱茶在傾聽。或如同在熙攘、擁擠、爭先恐後的街頭在傾聽。或如同在肅穆的廳堂中，目光隨同樂團指揮的手起落、飛舞……在傾聽。那時候我們會突然感覺傾聽是很悠然的、自由的；因為自己是置身在棋局之外，舞台之下。

但世上的聲音，不一定全是悅耳動聽的聲音；有使人陶醉的樂音，有大自然的天籟，也有使人煩厭的噪音；因此我們有時候會竭誠的歡迎，而有時候卻會無奈的惱怒，不管我們的態度如何，周遭一切的聲音，美好的，吵雜的，仍會一波一波的湧來，如果自己能聆賞的傾聽，那就會使心靈有如岩礁般的堅穩，無視浪花洶湧的撲擊。

靈巧活潑的兔子，會常常豎著耳朵在傾聽風吹草動，但牠的眼中流露分辨卻沒有驚懼，同時卻令牠的反應變得更敏捷，跳躍更快速。人倘若學會兔子的傾聽，也許能收穫得更多。

人在年輕的時候，常有很多傾聽的機會，往往都沒有珍惜，還有些個性固執的人，偏偏採取一種抗拒或排斥的態度；其實這是不必要的，因為傾聽的開始，雖是一份感情的開始，而傾聽的結束，卻要一份理智的抉擇。

假使我們能在一個寂靜的夜晚，回顧一些過去的歲月；耳畔不難迴旋童年時父母反反覆覆的叮嚀，乏味而沈悶的約束話語，那時究竟能聽進多少？一直等到若干年後，才恍然過去並沒有專注的傾聽，居然把其中溫馨的愛遺漏了。

同樣的，當我們在課堂上傾聽的時刻，我們總是期求所有師長都具備滔滔的言辭、機智幽默的教學技巧，然而那樣的人畢竟不多；要是謹記本身求知的責任，也能欣賞所有師長不同的個性、不同的才華，那失去的就會很少。

世上最好聽的是甜言蜜語，最不好聽的是諍言，倘若我們都能微笑的傾聽；便是一種成熟。

善用時間的方法

李偉文

「時間就像海綿裏的水一樣，如果你願意擠，總還是有的。」魯迅這句經典的勵志格言，除了不斷被人傳誦之外，也被人改編使用。對於時間的運用，他還曾說過：「生命是以時間為單位的，浪費別人的時間，等於謀財害命；浪費自己的時間，則等於慢性自殺。」

建築師也是創意專家姚仁祿先生，曾經從簡單的角度，說明時間管理的真正意義，他說：「我們只能說，早上醒了就起來，晚上累了就睡覺。在這段醒著的期間，順著因緣，把時間變成礦產一樣的資源，在適當的時候開採出來，讓人家在這個時段中間，得到一些分享，自己也感到開心。這是面對時間資源，比較正確的態度。」

他進一步強調：「即使為了完成一件事，我們得設定在某個時間完成目標。只是，這種時候，我們也不能管理時間。我們只能在一定的時間資源內，利用知識判斷事情將會如何發生，然後，用我們的經驗，讓有能力促使它發生的人聚在一起。能夠如此，我們就是促成這個緣分發生的重要催化劑。」他認為，我們不要想管理時間、擁有時間，我們只能在時間中，促成事情發生。

因此，真正的問題不在於「管理時間」，而是「管理自己」，我們需要的不是「節省時間」，而是「節省工作」。當我們看清楚生活中的輕重緩急，並依此而調整優先順序，把想做的事都做了，就不會惶然，而能夠增加自己生活的滿意度。

把時間花在我們覺得重要的事上，這是運用時間的關鍵祕訣。

詩人威廉·考柏也這麼說：「真正快樂的唯一來源，是為了某種我們看重的意義而花費我們的時間、我們的生命。」

因此，管理時間和運用時間，重點在於：找到我們渴望的事，然後每天空出時間真切地去做。